

依宋板重雕

茗谿漁隱禁話

前集六十卷
後集四十卷

耘經樓藏板

元本無此行

元刻序行草書半
葉五行

序漁隱詩評叢話前集

紹興丙辰余侍親赴官嶺右道過湘中聞舒城阮閱昔為郴
 江守嘗編詩總頗為詳備行役匆匆不暇從知識間借觀後
 十三年余居茗水友生洪慶遠從宗子彥章獲傳此集余取
 讀之蓋阮因古今詩話附以諸家小說分門增廣獨元祐以
 來諸公詩話不載焉考編此詩總乃宣和癸卯是時元祐文
 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畧之余今遂取元祐以來諸公詩話
 及史傳小說所載事實可以發明詩句及增益見聞者纂為
 一集凡詩總所有此不復纂集庶免重複一詩而二三其說
 者則類次為一間為折衷之又因以余舊所聞見為說以附
 益之或者謂余不能分明纂集如阮之詩總是未知詩之旨
 矣昔有詩客嘗以神聖工巧四品分類古今詩句為說以獻
 半山老人半山老人得之未及觀遽問客曰如老杜勲業頻

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當入何品客無以對遂以其說還之
曰嘗鼎一臠他可知矣則知詩之不可分門纂集蓋出此意
也余今但以年代人物之先後次第纂集則古今詩話不待
檢尋已粲然畢陳于前顧不佳哉今老矣日以廢亡此集之
作聊自備觀覽而已匪敢傳之當世君子故不愧戊辰春三
月上巳茗溪漁隱胡仔元任序
紹興甲寅槐夏之月陳奉議刊於萬卷堂

翠巖精舍校

定鼎新重刊



目錄半葉十行
標題有木記一力行
書告白七行茲照錄
於卷一之後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目錄

前集

第一

國風漢魏六朝上

一卷 二卷

第二

國風漢魏六朝下

第三

五柳先生上

三卷 四卷

第四

五柳先生下

第五

李謫仙

五卷

第六

杜少陵一六卷之十四卷

第七

杜少陵二

第八

杜少陵三

第九

杜少陵四

第十

杜少陵五

第十一

杜少陵六

第十二

杜少陵七

第十三

杜少陵八

第十四

杜少陵九

第十五

駱賓王

王摩詰

韋蘇州

孟浩然

十五卷

第十六

韓吏部上

十六卷之十八卷

第十七

韓吏部中

第十八

韓吏部下

第十九

柳柳州 孟東野 賈閬仙 王川子 十九卷

第二十

李習之

李長吉

李衛公

常建

嚴維

徐季海

劉賓客

二十卷

第二十一

香山居士

二十一卷

第二十二

唐彥謙

西崑體

王建

二十二卷

第二十三

杜牧之

温庭筠

杜荀鶴

韓致元

借對

半夜鍾

熟食清明

二十三卷

第二十四

陽關霓裳

祕色

唐人雜記

楊凝式

羅隱

五季雜記

二十四卷

第二十五

宋朝

盧多遜

徐鉉

王元之

張乖崖

寇萊公

王文穆

丁晉公

夏英公

陳恭公

生朝附

杜默

二十五卷

第二十六

晏元獻

宋莒公

宋景文

王君玉

二十六卷

第二十七

陳文惠

蔡文忠

韓魏公

杜祁公 張文定 陳亞
林和靖 二十七卷

第二十八

范文正 文潞公 王岐公
趙清獻 范蜀公 司馬溫公
韓持國 韓玉汝 二十八卷

第二十九

六一居士上 二十九卷 三十卷

第三十

六一居士下

第三十一

梅聖俞 三十一卷

第三十二

蘇子美 石曼卿 三十二卷

第三十三

半山老人 三十三卷之三十四卷

第三十四

半山老人二

第三十五

半山老人三

第三十六

半山老人四

第三十七

王逢原 蔡文啓 俞清老 秀老
袁世弼 郭功甫 張子野
賀方回 三十七卷

第三十八

東坡三十八卷之四十六卷

第三十九

東坡二

第四十

東坡三

第四十一

東坡四

第四十二

東坡五

第四十三

東坡六

第四十四

東坡七

第四十五

東坡八

第四十六

東坡九

第四十七

山谷上四十七卷之四十九卷

第四十八

山谷中

第四十九

山谷下

第五十

秦少游五十卷

第五十一

後山居士

晁無咎

張文潛

第五十二

徐仲車

謝無逸

潘邠老

邢敦夫

高子勉

胡少汲

張芸叟

楊公濟

王仲至

崔德符

趙循道

任子固

第五十三

無盡居士

唐子西

韓子蒼

陳去非

呂居仁

汪彥章

蘇養直

謝邁

楊察

徐忻

詹存中

周明老

的對

水晶宮

第五十四

宋朝雜紀上

第五十五

宋朝雜紀下

第五十六

文殊

遠法師

古靈

圓澤

靈徹

船子和尚

參寥

洪覺範

王梵志

第五十七

雪竇

贊元

了元

秀老

惠詮

清順

僧詩無蔬筍氣

戲詞

蒸豚詩

湯泉詩

夏雲詩

緇黃雜紀

第五十八

回仙

神仙雜紀

鬼詩

第五十九

長短句

第六十

憶妓詩

洞仙歌

花藥夫人

虞美人草行

回文詩

琵琶

轉春鶯

媚兒

魯生

麗人雜紀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目錄



漁隱叢話卷第一

前集

茗溪漁隱胡仔纂集

國風漢魏六朝上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為之邪

漫叟詩話云詩三百篇各有其旨傳注之學多失其本意而流俗狃習至不知處尚多若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謂桑梓以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凌踐則有恭敬之道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視桑梓今乃言父母之邦者必稱桑梓非也

宋子京筆記云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

元刻本書半葉十三行三十一字與此本行格不同

夕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便用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繆亦如郡守爲一麾也

後山詩話云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風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臯陶咼繇之類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思與來音與南皆以爲協聲魏晉間此體猶在劉越石握中有白璧本自荆

山璆惟彼太公望共此渭濱叟潘安仁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是也自齊梁後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大率以偶儷聲響爲工文氣安得不卑弱乎惟陶淵明韓退之時時擺脫世俗拘忌故栖字與乖字陽字與清字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也

東坡云余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劉子玄辨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吾因悟陵與蘇武贈荅五言詩亦後人所擬而統不

能辨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但
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
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
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
謂夫與父爲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乎五臣旣陋甚至
於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
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
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邪其餘繆陋不一亦聊舉其一
二耳

蔡寬夫詩話云五言起於蘇武李陵自唐以來有此說
雖韓退之亦云然蘇李詩世不多見惟文選中七篇耳
世以蘇武詩云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凝霜俯觀江漢流
仰視浮雲翔以爲不當有江漢之言或疑其僞予嘗攷

之此詩若荅李陵則稱江漢決非是然題本不云荅陵
而詩中且言結髮爲夫婦之類自非在虜中所作則安
知武未嘗至江漢邪但注者淺陋直指爲使匈奴時故
人多惑之其實無據也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作而昭
明不言李善復以其有驅車上東門與遊戲宛與洛之
句爲辭兼東都然徐陵玉臺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
爲乘作兩語皆不在其中而凜凜歲云暮冉冉孤生竹
等別列爲古詩則此十九首蓋非一人之辭陵或得其
實且乘死在蘇李先若尔則五言未必始二人也

呂氏童蒙訓云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入
我牖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
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不
同妙

東坡云讀烈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類世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况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為在父沒之後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為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真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發一笑也

蔡寬夫詩話云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死邕被誅而詩叙以卓亂流入胡為非琰辭此蓋未嘗詳考於史也且卓既擅廢立袁紹輩起兵山東以誅卓為名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誅之後其詩首言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共欲誅不祥則指紹輩固可見繼言中土人脆弱來兵皆明羗縱獵圍城邑

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則是為山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窮已則邕尚無恙尤亡疑也

山谷云凡作賦要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為師略依放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跨時輩要須前輩中擅場耳

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道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為近古者也一變而為晉宋再變而為齊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小麥熟人生不相見新安石壕潼關吏新昏垂老無家

別夏日夏夜嘆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重雲贈李觀江漢荅孟郊歸彭城醉贈張祕書送靈師惠師並亦皆此體但頗自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體東坡稱蔡琰詩筆勢似建安諸子前輩皆留意於此近來學者遂不講爾

石林詩話云晉魏間詩尚未拘聲律對偶陸雲相謔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為的對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舊嘗不解四海彌天為何等語因讀梁惠皎高僧傳載習鑿齒與安書云天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而敷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為戲爾晉初學佛者從其師姓如支遁

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為支遁道安以學佛者皆本釋迦為佛師因請以釋命氏遂為定制則釋道安亦其姓也宋子京筆記云古人語有推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麟西狩涕孔丘雖有意緒詞亦鈍樸矣

蔡寬夫詩話云晉宋間詩人造語雖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之類非不工矣終不免此病其甚乃有一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等語若非前後相映帶殆不可讀然要非全美也唐初餘風猶未殄陶冶至杜子美始淨盡矣

蔡寬夫詩話云齊梁以來文士喜為樂府辭然汭襲之

久往往失其命題本意烏將八九子但詠烏雉朝飛但詠雉雞鳴高樹巔但詠雞大抵類此而甚有併其題失之者如相府蓮詛爲想夫憐揚婆兒詛爲楊叛兒之類是也蓋辭人例用事語言不復詳研考雖李白亦不免此惟老杜兵車行悲青坂無家別等數篇皆因事自出已意立題略不更蹈前人陳迹真豪傑也

石林詩話云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夏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竒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意猝然與景相遇所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鍾嶸詩評論之最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旣是所見則曰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若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假借皆由真尋顏延之謝

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大始中文章殆同書鈔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竒競須新事邇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牽聯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特罕遇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自唐以後旣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鑿於神志之間斷輪於甘苦之外也

漁隱叢話卷第一

前集

癸未二月二十八日依翠巖精舍本校正改訂二十有五字

時居昆明湖上清華軒

藏園老人記

漁隱叢話卷第二

前集

國風漢魏六朝下

石林詩話云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下
惠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事也吾嘗讀世說知康乃魏宗
室婿審如此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死邪康嘗稱阮籍口
不臧否人物以爲可師殊不知籍雖口不臧否而作青白
眼亦何以異籍得全於晉是早附司馬師陰託其庇爾史
言禮法之士嫉之如讎賴司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
附司馬氏未必能脫禍也今文選載蔣濟勸進表一篇乃
籍所作籍忍至此何所不可籍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爲猶
虱處乎裨中籍非委節於司馬裨中乎余觀康尚不屈於鍾
會肯賣魏而附晉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概以爲
嵇阮吾每爲之太息也

漫叟詩話云曹子建七步詩世傳煮豆然豆箕豆在釜中泣一本云箕向釜下燃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淺深必有以辨之者

宋子京筆記云左太冲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唐子西語錄云三謝詩靈運為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其優劣也又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合六十四篇為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

雪浪齋日記云讀謝靈運詩知其攬盡山川秀氣讀退之南山詩頗覺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能到李長吉玉川子詩皆出於離騷未可以立談判也皇甫持正云吟詩

未有劉長卿一字唐人必甚重長卿今詩十卷亦清麗雪浪齋日記云王逸少於書知變猶退之於詩知變則一洗萬古凡馬空也陶謝詩所以妙者由其人品高王楊盧駱叫呼銜鬻以為文耳

唐子西語錄云謝玄暉詩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便覺意象殊窘凡五臣之陋類若此

宋子京筆記云今人多誤鮑照為鮑昭李商隱有詩云濃烹鮑照葵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

潘子真詩話云景文殊不知武后時諱照唐人因以昭名之事具昭祠堂記苕溪漁隱曰南史本傳鮑照字明遠潘子真詩話云山谷言庾子山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有以盡登高臨遠之趣喜晴應詔全篇可為楷式其卒章

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不獨清新其氣韻尤更深穩
潘子真詩話云古樂府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
相見予初不曉黃姑為何等語因讀杜公瞻所注宗懔撰
荆楚歲時記乃知黃姑即河鼓也亦猶桑落之語轉呼為
索郎也

冷齋夜話云古樂府曰繡幕圍春風耳節朱絲桐不知理
何事淺立經營中護惜加窮袴隄防託守宮今日牛羊上
丘壠當時近前面發紅前輩多全用其語老杜曰意匠慘
淡經營中李長吉曰羅屏繡幕圍春風黃魯直曰今日牛
羊上丘壠當時近前左右瞋窮袴漢時語也今褙袴也
王直方詩話云古詩云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
梁又云氍毹五水香迷迭及都梁按廣誌都梁香出交廣
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又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

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也茗溪漁隱曰王直方
何鹵莽如此方論古詩香事初不論杜詩遽云信乎不行
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此語真可發一笑也

潘子真詩話云皮日休云梁武帝詩後牖有朽柳沈約詩
偏眠舡舷邊疊韻興焉詩曰蟬螻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
聲興焉王玄謨問謝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荅曰互
護為雙聲礲礪為疊韻當時伏其捷丁晉公在朱崖作州
郡名配古人姓名等詩及雙聲疊韻甚有源委雙聲九曲
流清泚重輪抱祥光疊韻紫蠟茱萸結紅綃荳蔻房林和
靖有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輶而山谷效徐庾慢艸云翡翠
釵梁碧石榴裙褶紅皆疊韻雙聲也語尤工

蔡寬夫詩話云聲韻之興自謝莊沈約以來其變日多四
聲中又別其清濁以為雙聲一韻者以為疊韻蓋以輕重

為清濁尔所謂前有浮聲則後有切響是也王融雙聲詩云園蘅眩紅蘼湖荇燁黃華迥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以此求之可見自唐以來雙聲不復用而疊韻間有杜子美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白樂天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之類皆因其語意所到輒就成之要不以是為工也陸龜蒙輩遂以皆用一音引後牖有朽柳梁王長康強為始於梁武帝不知復何所據所謂蜂腰鶴膝者蓋又出於雙聲之變若五字首尾皆濁音而中一字清即為蜂腰首尾皆清音而中一字濁即為鶴膝尤可笑也

李林新編云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荅曰互護為雙聲礪礪為疊韻某案古人以四聲為切韻紐以雙聲疊韻必以五音為定蓋謂東方喉聲為木音西方舌聲為金音南方齒聲為火音北方唇聲為

水音中央牙聲為土音也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互護同為唇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礪礪同為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熠燿騏驥慷慨咿喔霖霖皆雙聲也若侏儒童蒙崆峒龍從螳螂滴瀝皆疊韻也廣韻曰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又曰廳剔靈歷是雙聲剔歷廳靈是疊韻舉此例則諸音皆是此而紐之可以定矣沈存中論詩之用字曰幾家村草裏吹笛隔江聞幾家村草吹笛隔江皆雙聲也某案村字是唇音草字是齒音吹字是唇音笛字是齒音此非同音字不可謂之雙聲也存中又曰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侵簪逼履皆疊韻也某案侵字是唇音簪字是齒音逼字是唇音履字是舌音既非同音字而逼履二字又不同韻不謂之疊韻也某案李羣玉詩曰方穿

詰曲崎嶇路又聽鈞輶格磔聲詰曲崎嶇乃雙聲也鈞輶格磔乃疊韻也

漫叟詩話云東坡作吃語詩江干高居堅關扃耕犍躬駕角掛經孤航繫舸菰芡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影各箕踞擊劒高歌幾舉觥荆筭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憂甘瓜羹山谷亦有戲題云逍遙近道邊憩息慰憊懣晴暉時晦明謔語諧謹論草萊荒龍室屋壅塵空僮僕侍偏側涇渭清濁混二老亦作詩戲邪苕溪漁隱曰東坡後又有吃語詩一篇謂此為一字詩故居劍閣隔錦官者是也石林詩話云劉貢甫以司空圖詩中咄咄二字辨晉書所載石崇豆粥咄咄嗟為誤以咄為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二本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又豈是以咄為嗟古今語言固自各出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聲也自晉

以前未見有言咄嗒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晉人一時話故孫楚亦云耳雪浪齋日記云為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照謝靈運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欲清深閑淡當看韋蘇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詰賈長江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李白欲法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知詩之源流當看三百篇及楚詞漢魏等詩前輩云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前輩所取其難如此予嘗與能詩者論書止於晉而詩止於唐蓋唐自大曆以來詩人無不可觀者特晚唐氣象衰茶耳

後山詩話云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漁隱叢話卷第二

前集

二月二十八日燈下又校此卷改正三字

沃州志

漁隱叢話卷第三

前集

五柳先生上

東坡云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峻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比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苕溪漁隱曰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以桃源為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與東坡之論暗合今具載其詞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

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
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為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
無君臣漁郎漾舟迷遠近花間相見驚相問世上惟知古有
秦山中豈料今為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霑巾
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洪駒父云桃源非神
仙子素知狀比來見東坡和淵明桃源詩序論其非神仙
暗與人意合其敢妄言如此豈非預先偷子一聯詩乎
高齋詩話云荆公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
長城下指鹿為馬乃二世事而長城之後乃始皇也又指
鹿事不在望夷宮中荆公此詩追配古人惜乎用事失照
管為可恨耳

唐子西語錄云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
天下秋及觀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覓唐
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
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

山谷云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
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東帶向督郵小
屈未為辱翩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
口腹如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
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淵明
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十萬即
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
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蠅蝗糞丸比哉

韓子蒼云以淵明傳及詩考之自庚子歲始作建威叅軍
由叅軍為彭澤令遂弃官歸是歲乙巳凡為吏者六歲故云
疇昔居上京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歲三月尚為叅軍

十一月去彭澤而云家貧耕植不足自給何也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即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序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既以違已交病又愧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即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為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為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耻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

東坡云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苕溪漁隱曰余嘗三復斯言可謂至論而冷齋夜話輒竄易其語雜以漢高帝之事決非東坡議論也吾故表而出之

東坡云余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攷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詞曰為米折腰因酒弃家身口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竟從前俱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歸路門前笑語喧童稚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窻容膝閉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噫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嶇泛清溪窈窕消暗谷流春水觀草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時不自覓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誰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志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醉此生天命更奚疑且乘流遇坎還止東坡云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

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予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冷齋夜話云老杜白鷗波沒蕩今悞作浩蕩非惟無氣亦分外閑置波字茗溪漁隱曰禽經云鳧善浮鷗善沒以沒字易波字則東坡之言益有理冷齋以沒字易浩字其理全不通浩蕩謂烟波也今云波沒蕩亦不成語此言無足取雞肋集云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言猶砥硤之於美玉是也然此猶在工拙精拙之間其致思未失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

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拙間求之以比砥硤美玉不類

蔡寬夫詩話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其閑遠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見字為望字若尔便有褰裳濡足之態矣乃知一字之誤害理有如是者淵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勝其異有一字而數十字不同者不可概舉若隻雞招近局或以局為属雖於理似不通然恐是當時語我土日以廣或以土為志於義亦兩通未甚相遠若此等類縱誤不過一字之失如見與望則併其全篇佳意敗之此校書者不可不謹也

東坡云平疇交晚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東坡云乞食詩云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淵明得一食
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
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
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盖有
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識其意也詠二疎詩淵明未
嘗出二疎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
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或者顛倒見耳飲酒詩云客
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二不能過軀二化則寶亡矣人言靖
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冷齋夜話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
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
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
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

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老杜詩過人在誠實耳誠實著
見學者多不曉如玉川子醉詩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
摩挲青莓苔莫嗔驚着汝又荆公扇詩云玉斧修成寶月
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
山谷云陶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
五男兒揔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
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
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觀淵明此詩想見其
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慧而淵明
愁歎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
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
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山川蓋為不知者詬病
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

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為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遜齋閑覽云六一居士推重陶淵明歸去來以為江左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墻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儋耳遂盡和其詩荆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又嘗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尔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羣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茗溪漁隱曰荆公詩云先生歲晚事田園魯叟遺書廢討論問訊桑麻憐已長梭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追尋壑稚子歡呼出候門遙謝載醪祛惑者吾今欲辨已忘言所謂四韻全使淵明詩者即此詩是也

石林詩話云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體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所長而取之耳謝靈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人亦以此為然論陶淵明乃以為出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為適顧區區在位者何足概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進取而爭長者所為何期此老之淺蓋嶸之陋也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為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即是此意嘗惟

兩漢間所作騷文初未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同耳至晉宋以後詩人之辭其弊亦然若是雖工亦何足道蓋當時祖習共以為然故未有譏之者耳山谷云正賴古人書正尔不能得正宜委運去皆當時語而或者改作上賴古人書止尔不能得甚失語法又述酒詩一篇有其義而亡其辭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獨羊勝喪其身當是羊勝羊勝白公也諸梁葉公也韓子蒼云陳述古題述酒詩後云意不可解恐其讀異書所為也余反覆之見山陽舊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令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唯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陶淵明集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之詩有以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叅軍使節都經前溪作此年秋乃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賦歸去來兮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蕭德施淵明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之意也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編

漁隱叢話卷第二

前集

二月二十八日燈下五校此卷改正三字

沃州志

漁隱叢話卷第三

前集

五柳先生上

東坡云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峻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比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茗溪漁隱曰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以桃源為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與東坡之論暗合今具載其詞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

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
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為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
無君臣漁郎漾舟迷遠近花間相見驚相問世上惟知古有
秦山中豈料今為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霑巾
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洪駒父云桃源非神
仙子素知狀比來見東坡和淵明桃源詩序論其非神仙
暗與人意合其敢妄言如此豈非預先偷子一聯詩乎
高齋詩話云荆公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
長城下指鹿為馬乃二世事而長城之後乃始皇也又指
鹿事不在望夷宮中荆公此詩追配古人惜乎用事失照
管為可恨耳

唐子西語錄云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
天下秋及觀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覓唐
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
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

山谷云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
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東帶向督郵小
屈未為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
口腹如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
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淵明
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十萬即
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
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蠅蝗糞丸比哉

韓子蒼云以淵明傳及詩考之自庚子歲始作建威叅軍
由叅軍為彭澤令遂弃官歸是歲乙巳凡為吏者六歲故云
疇昔居上京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歲三月尚為叅軍

十一月去彭澤而云家貧耕植不足自給何也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即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序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既以違已交病又愧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即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為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為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耻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

東坡云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苕溪漁隱曰余嘗三復斯言可謂至論而冷齋夜話輒竄易其語雜以漢高帝之事決非東坡議論也吾故表而出之

東坡云余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攷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詞曰為米折腰因酒弃家身口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竟從前俱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歸路門前笑語喧童稚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窻容膝閉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噫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嶇泛清溪窈窕消暗谷流春水觀草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時不自覓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誰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志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醉此生天命更奚疑且乘流遇坎還止東坡云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

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予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冷齋夜話云老杜白鷗波沒蕩今悞作浩蕩非惟無氣亦分外閑置波字茗溪漁隱曰禽經云鳧善浮鷗善沒以沒字易波字則東坡之言益有理冷齋以沒字易浩字其理全不通浩蕩謂烟波也今云波沒蕩亦不成語此言無足取雞肋集云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言猶砥硤之於美玉是也然此猶在工拙精拙之間其致思未失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

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拙間求之以比砥硤美玉不類

蔡寬夫詩話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其閑遠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見字為望字若尔便有褰裳濡足之態矣乃知一字之誤害理有如是者淵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勝其異有一字而數十字不同者不可概舉若隻雞招近局或以局為屬雖於理似不通然恐是當時語我土日以廣或以土為志於義亦兩通未甚相遠若此等類縱誤不過一字之失如見與望則併其全篇佳意敗之此校書者不可不謹也

東坡云平疇交晚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東坡云乞食詩云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淵明得一食
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
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
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
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識其意也詠二疎詩淵明未
嘗出二疎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
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或者顛倒見耳飲酒詩云客
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不能過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
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冷齋夜話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
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
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
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

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老杜詩過人在誠實耳誠實著
見學者多不曉如玉川子醉詩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
摩挲青莓苔莫嗔驚着汝又荆公扇詩云玉斧修成寶月
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
山谷云陶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
五男兒揔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
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
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觀淵明此詩想見其
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慧而淵明
愁歎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
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
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山川蓋為不知者詬病
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

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為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遜齋閑覽云六一居士推重陶淵明歸去來以為江左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壻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儋耳遂盡和其詩荆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又嘗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尔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羣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茗溪漁隱曰荆公詩云先生歲晚事田園魯叟遺書廢討論問訊桑麻憐已長梭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追尋壑稚子歡呼出候門遙謝載醪祛惑者吾今欲辨已忘言所謂四韻全使淵明詩者即此詩是也

石林詩話云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體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所長而取之耳謝靈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人亦以此為然論陶淵明乃以為出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為適顧區區在位者何足概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進取而爭長者所為何期此老之淺蓋嶸之陋也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為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即是此意嘗惟

兩漢間所作騷文初未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同耳至晉宋以後詩人之辭其弊亦然若是雖工亦何足道蓋當時祖習共以為然故未有譏之者耳山谷云正賴古人書正尔不能得正宜委運去皆當時語而或者改作上賴古人書止尔不能得甚失語法又述酒詩一篇有其義而亡其辭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獨羊勝喪其身當是羊勝羊勝白公也諸梁葉公也韓子蒼云陳述古題述酒詩後云意不可解恐其讀異書所為也余反覆之見山陽舊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令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唯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陶淵明集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之詩有以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叅軍使節都經前溪作此年秋乃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賦歸去來兮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蕭德施淵明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之意也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

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漁隱叢話卷第三

前集

癸未三月朔清明節校竟改正十二字

企麟軒識

漁隱叢話卷第四

前集

五柳先生下

東坡云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吾之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詩眼云東坡和貧士詩云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

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煙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嗟獨賢此詩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周召不能挽之使留若四皓自信其進雖祿產之聘亦爲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舉天下萬世之是非不能回奪伯夷之非武王綺園之從祿產自合爲世所笑不當有名偶然聖賢辨論之於後乃信於天下非其始望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煙也後世君子既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明其出處如荅客難解嘲之類皆是也故曰朱墨手自研韓退之亦云朱丹自磨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於夷齊之去其事雖小其不爲功名累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

未必不追蹤二子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爲高耳故又發明如此王直方詩話云紹聖間山谷見東坡和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云此老未死在又云東坡在揚州和飲酒詩只是如已所作至惠州和歸田園六首乃與淵明無異

冷齋夜話云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魯直在黔南聞之作詩曰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後遷儋耳久之天下闕傳子瞻已仙去矣又七年北歸時章惇丞相方貶雷州東坡歸至南昌太守葉祖洽曰世傳端明已游道山今尚尔游戲人間邪坡曰途中見子厚故返回耳

蔡寬夫詩話云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惟韋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遠甚大和後風格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皆自言師淵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公固不刊谷詩云愛日滿堦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

冷齋夜話云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靄_二遠人村依_二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

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_一在案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之對偶親的而字不露也此其得淵明之遺意耳

詩眼云貧士詩云九十行帶索飢寒况當年近一名士作詩云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因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賤目後錯舉兩聯人多不能辨其孰為陶孰為今詩也則為解曰榮啟期事近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於長老其飢寒艱苦宜如此窮士之所以可深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人文章必不虛設耳

東坡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

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笑
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役於
物者非失此生邪

韓子蒼云往在京口為曾公卷題采菊圖九日東籬采落
英白衣遙見眼能明向令自有杯中物一段風流可得
成蔡天啓屢哦此詩以為善然余嘗謂古人寄懷於物而
無所好然後為達况淵明之真其於黃花直寓意耳至言
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
多矣遇酒輒醉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哉當以此論
淵明

東坡云陶潛詩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
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
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與劉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

石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為安道所困聖俞亦
能百許盞然醉輒高义手而語弥温謹此亦知所不足而
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淡然與平時無少異若僕者又何
其甚飲一盞而醉味與數君何異亦無所羨耳

張文潛云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况必飲美
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
悅口腹者蓋略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黃醅者蓋善酒
也又每飲酒必有絲竹僮妓之奉洛陽山水風物甲天下
其所與游如裴度劉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也夫欲為元
亮則窘陋而難安欲為樂天則備足而難成吳德仁居二
人之間真率僅似陶而奉養略如白其放達則並有之豈
非賢哉

石林詩話云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

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蓋陳平曹叅以來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邪曹叅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為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溺於酒者往以嵇阮為例濡首腐脇亦何恨於死邪

類苑云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嘗倅海州潛訪之劇飲中夜酒欲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坐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鰲飲解

後為一庵常卧其間名之曰捫虱庵茗溪漁隱曰東坡詩云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盃世傳陶穀買得党太尉故妓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党家應不識此妓曰彼麗人安得有此景但能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耳陶愧其言如曼卿喜豪飲亦大麗俗了無風味是豈知人間有此景哉

東坡云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詞云幼稚盈室餅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餅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餅中見粟也邪馬后見大練乃以為異物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永叔常言孟郊詩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使堪織能得多少聊為好事者一笑

遜齋閑覽云文選有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歸田園詩云種禾在東臯苗生滿阡陌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韓子蒼云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篇東坡亦因其誤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予以爲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爲雜詩六首江淹雜擬詩亦頗似之但擬淵明詩開徑望三益此一句爲不類故人張子西向余如此說余亦以爲不然淹之比淵明情致徒效其語乃取歸去來句以充入之固應不類予觀古今詩人惟韋蘇州得其清閑尚不得其枯淡柳州獨得之但恨其少道尔柳州詩不多躰亦備衆家惟效陶詩是其性所好獨不可及也

西清詩話云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其集屢經諸儒手校然有問來使篇世蓋未見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詩云爾從山中來一作南山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窓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一作秋春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酒應熟李太白潯陽感秋詩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其取諸此云

苕溪漁隱曰淵明有云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併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三復此語真余之實錄也余投閑二十載生事素微食指旣衆家日益貧退之詩云時命雖垂心轉壯技能虛富家逾窘亦似爲余發時二哦之不覓失笑余嘗有詩云壯圖鵬翼九万里末路羊腸百八盤蓋言老而多艱耳

後山詩話云鮑照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

但不文耳。

漁隱叢話卷第四

前集

三月三日自瓊島畫舫齋僧禊歸校此卷改正五字

薑菴記

漁隱叢話卷第五

前集

李謫仙

六一居士云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羅花下迷襄陽女
兒齊拍手大家齊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
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之橫放所以驚
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

呂氏童蒙訓云如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
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櫓中
流鵝鶴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然不褊淺矣
詩眼云山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
以去之更遠如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復能為此句亦未
是太白至於吳姬壓酒勸客嘗壓酒字他人亦難及金陵
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請君試問東流水

別意與之誰短長至此乃真太白妙處當潛心焉故學者先以識為主禪家所謂正法眼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西清詩話云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爲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爲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亦聞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東坡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詩有貫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坐貌弥精語既凡惡而字法真亞栖之流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云頗獲遺亡如贈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已下詞格二人皆號有識者故深可怪白樂天贈徐凝韓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託不足多怪

山谷云太白集中長干行二篇妾髮初覆額真太白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也所謂癡妬尚書李十郎者也詞意亦清麗可喜亂之太白詩中亦不甚遠大儒曾子固刊定亦不能別也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着暝暗吟嚙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耳今太白詩中謬入他人作者略有十之二三欲刪正者當用吾言考之

蔡寬夫詩話云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略亦不爲明辨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旄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舫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爲亂者哉蓋其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竒功耳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

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

蘇子由云李白詩類其爲人俊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帝王之度固然發於

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重與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東坡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蠡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唐末有人見作是詩者詞氣殆是李謫仙子都下見有人携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詩曰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非太白不能道也茗溪漁隱曰太白此詩中後云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亦奇語也

西清詩話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勅文字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露條脫招我飯胡麻真雲煙中語也

東坡云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李齊己輩詩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興唐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亦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輩敢耳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偽撰邪余嘗舟次姑熟堂下讀姑熟十詠怪其語淺近不類李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詩也亦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其後為廁鬼所惑以死今觀其詩止此而以太白自比則其人心疾久矣豈廁鬼之罪也茗溪漁隱曰東坡此語蓋有所譏而云

山谷云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余以為知言

荆公云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冪此韓愈所得也

雪浪齋日記云或云太白詩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紵故子美云俊逸鮑參軍蓋有譏也

漫叟詩話云詩中有助語若床頭曆日無多子借問別來太瘦生之句子與生字初不當輕重

該聞錄云唐崔顥題武昌黃鶴樓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家山何處在煙波江上使人愁李太白負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欲擬之較勝負乃作金陵登鳳皇臺詩茗溪漁隱曰太白登鳳皇臺詩云鳳皇臺上鳳皇游鳳去臺空

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國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惚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潘子真詩話云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蔽日月也太白詩惚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蓋用此語西清詩話云蘄州黃梅縣峰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人迹所罕到曾阜為令時因事登其上見梁間一粉版塵暗粉落拂滌視之乃謫仙詩云夜宿峰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世間傳揚大年幼時詩非也

洪駒父詩話云世謂鮒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老杜也其詩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相宜雲歸碧海少鴈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尔思不獨飯顛山之句也

隱居詩話云世言韓愈白居易無往來之詩非也退之招樂天詩云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又送靈師詩云開忠二州牧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為誰編是時韋處厚守開州白居易守忠州也又有放朝曾不報半夜蹋泥歸之句樂天和曰仍聞放朝夜誤出到街頭樂天有寄退之詩曰近來韓閣老踈我二先知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洪駒父詩話云新唐書嚴武傳云武在蜀放肆房瑄以故宰相為部內刺史武踞慢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乃為房與杜危之矣新唐書據范攄雲溪友議言之耳按唐書撫言載李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曰子謫仙人也按白本傳天寶初因吳筠被召亦至長安時往見

賀知章則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
難題下注諷章仇兼瓊也考其年月近之矣謂危房杜者
非也新唐書第弗深考耳

沈存中筆談云前史稱嚴武為劍南節度不法李白為作蜀
道難按孟榮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名首詣之白出
蜀道難時乃天寶初也嚴武為劍南乃在至德已後肅宗
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率多舛誤茗溪漁隱曰二說辨
證李白蜀道難非謂嚴武作明白如此則新唐史抵牾無疑
茗溪漁隱曰老杜寄李十二白詩云詩成泣鬼神元和中范傳
正誌白墓云賀公知章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
李德裕述夢詩云荷靜蓬池膾冰寒郢水醪唐李士初上賜食
悉是蓬萊池魚膾夏至頒冰及酒以酒味濃和冰而飲禁中有
郢酒坊古人作詩類皆摭實豈若今人憑空造語邪

漁隱叢話卷第五

前集

三月初四日校改三字 石齋記

漁隱叢話卷第六

杜少陵一

前集

詩眼云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迥出當時流輩則司馬遷外孫故也自杜審言已自工詩當時沈佺期宋之間等同在儒館為交游故老杜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推廣集大成耳沈云雪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杜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是皆不免蹈襲前輩然前後傑句亦未易優劣山谷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舡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雲卿得意於此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

後山詩話云魯直言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若溪漁隱曰老杜亦自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云

迂叟詩話云牂羊墳首三星在留言不可久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躰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恐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徧舉

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碁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

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山谷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揜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為黃精學者承之以予考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予求之江西謂之土卵蒸者食之類芋魁若溪漁隱曰無已後山詩話論黃獨無苗山雪盛及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韋蘇州書後欲題三百顆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此四事皆見魯直豫章集中今後山詩話亦有之不差一字疑後人誤編入也

幕府燕間錄云盛文肅夢朝上帝見殿上執扇有題詩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意其天人詩識之既寤以語客

乃杜甫詩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羗村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一小說謂有人過驪山夢明皇稱美此二句然子美詩云世亂遭飄蕩生還豈偶然遂乃有秉燭之語則致世之亂者誰邪明皇得不慙乎猶誦其語而譽之可謂無恥矣此小說之無稽也茗溪漁隱曰三山老人乃吾先君之道號也

冷齋夜話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更互秉燭照之恐尚是夢也作更側声字讀則失其意甚矣

漫叟詩話云古樂府陌上桑云五馬立踟躕用五馬作太守事自西漢時已然唐人若人生五馬貴五馬爛生光皆襲漢人之誤按鄭氏箋子子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云周禮州里建旗謂州長之屬漢人因以為郡守事而不知州長非漢之郡守也

遜齋閑覽云世謂太守為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子子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故云後見龐幾先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學林新編云古陌上桑羅敷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子美詩用五馬甚多注詩者引陌上桑五馬以釋之非也案陌上桑亦用五馬為使君事者也說者謂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太守加一馬為五馬又謂詩子子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注云周禮州里建旗諸州長之屬因呼太守為五馬然詩云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良馬六之蓋言素絲組所見之數非太守之五馬也茗溪漁隱曰五馬事當以遜齋學林二說出漢官儀者為是余嘗細考詩注子子干旗鳥隼曰旗後人多用隼旗為太守事

又見注云州長之屬因以詩之五馬爲太守誤矣
潘子真詩話云禮天子六馬左右駮三公九卿駟馬右駮
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駮太守相駟馬而已其有功
德加秩中二千石及使者乃有右駮故以五馬爲太守美
稱羅敷艷歌云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也柳景元兄弟
並爲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逶迤亦原於此
老杜補遺云肅宗至德初子美爲拾遺岑參爲補闕或問
二人孰賢余曰子美賢或曰何以知之曰以其詩知之子
美之詩曰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又曰明朝有封事數
問夜如何參之詩曰聖朝無闕事自覓諫書稀至德初安
史之亂方劇上皇在蜀朝野騷然果無闕事時邪
呂氏童蒙訓云謝無逸語汪信民云老杜有自然不做底
語到極至處者有雕琢語到極至處者如丹青不知老將

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也如
金鍾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此雕琢語到極至處
者也

山谷云予謫居黔州盡書子美兩川夔峽諸詩以遺丹稜
楊素翁俾刻之石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
素翁又欲作高屋廣楹庇此石因請名焉予名之曰大雅
堂仍爲作記其略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
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
家之好邪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
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
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
意味闖然入其門邪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
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

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秦少游云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作不及焉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編集四家詩其先後之序或以爲存深意或以爲初無意蓋以子美爲第一此無可議者至永叔次之退之又次之以太白爲下何邪或者云太白之詩固不及退之而永叔本學退之而所謂青出於藍者故其先後如此或者又以荆公既品第了此四人次第自處便與子美爲敵耳

鍾山語錄云荆公次第四家詩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詩近俗人易悅故也白識見污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

王定國聞見錄云黃魯直嘗問王荆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歐韓高于李太白邪荆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間簽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詩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荆公之說同今乃以太白下歐韓而不可破也

遜齋閑覽云或問王荆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爲第一李白爲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懽窮泰發歛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

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馮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闢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甫期白太過反為白所誚公曰不然甫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二似陰鏗二之詩又在鮑庾下矣飯顆之嘲雖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者名既相通亦不能無相忌也

隱居詩話云劉放詩話載子美詩云蕭條六合內人少虎狼多少人慎勿投虎多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言亂世人惡甚於虎狼也余觀老杜潭州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於一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檣燕也詩在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詬怒也老杜最善評詩觀其愛李白深矣至稱白則曰李侯有佳句往二似陰鏗又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信斯言也觀陰鏗鮑照詩則知所謂主優柔而下豪放者為不虛矣

韓子蒼云陰鏗與何遜齊名號陰何今何遜集五卷其詩清麗簡遠正稱其名鏗詩至少又淺易無他奇其格律乃似隋唐間人所謂疑非出於鏗雖然自隋唐以來謂鏗詩矣學林新編云或云杜甫李白同時以詩名相軋不能無毀譽甫贈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二似陰鏗此句乃所以鄙白也某按子美夔州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聯翩蓋謂陰鏗何遜

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爲時所稱者而子美又以陰鏗居四人之首則知贈太白之詩非鄙之也乃深美之也陳書阮卓傳曰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詩日賦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喜五言詩爲當世所重有集三卷行於世以此觀之則子美贈太白詩往往似陰鏗者乃美太白善爲五言詩似陰鏗也

漁隱叢話卷第六

前集

三月初七日校

漁隱叢話卷第七

前集

杜少陵二

東坡云南都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父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且子美詩備諸家躰非必率合程度侶者然也是篇句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害意邪原子美之詩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藝之比興離騷之法與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故江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猶知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以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

可得而攷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為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攷凡其尊君者為有也懷貳者為無也不在夫杜鵑真有無誼伯以為來東川聞杜鵑聲煩而急乃始疑子美跋扈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辯殆必有以折衷之

王直方詩話云杜鵑詩識者謂前四句非詩也乃題下注而後人寫之誤耳余以為不然此正與古謠語無以異豈復以韻為限也

學林新編云杜鵑詩上四句非詩乃題下自注後人誤寫某謂此句非子美自注蓋皆詩也自四句而下繼曰我昔

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項餘喬木上叅天蓋鵑字繼之以邊字天字可見矣又子美絕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詩正與杜鵑詩相類乃自是一格也

茗溪漁隱曰杜鵑詩略云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餒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有禮大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或云明皇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謀遷之西內悒_二而崩此詩感是而作以余觀之少陵後又有杜鵑行云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鳥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_二爾唯摧殘始發

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
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細詳味此詩亦是明
皇遷居西內時作其意尤切讀之可傷但或者知其一而
不知其二耳

蔡寬夫詩話云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
見松柏荆棘鬱樽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
聲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意
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此
鮑明遠詩也與子美杜鵑行語意極相類或云子美此詩
爲明皇作理宜當然韓退之三星行亦與古詩南箕北斗
有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之意頗近大抵古
今興比所在適有感發者不必盡相迴避要各有所主耳
此亦說詩者不以辭害意之義也

冷齋夜話云謁玄元廟詩云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許
彥周云嘉祐中河濱漁者網得一小石石上刻一小詩云
雨滴空堦曉無心換夕香井桐花落盡一半在銀床銀牀
井欄也不知誰作

潘子真詩話云晉書樂志淮南篇云淮南王自言尊百尺
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杜詩露
井凍銀牀事始見於此

蔡寬夫詩話云洛陽上清宮即唐玄元皇帝廟兩廊皆吳
生畫有高祖至睿宗真象子美詩所謂五聖聯龍袞千官
列鴈行者也國初猶皆存一真宗朝陵經過愛其筆蹟命
行在畫工徧閱之有負藝者恥以爲不及會詔有司修葺
即請畫漫壁更畫遂悉見毀或云當毀折時人往往取其
全者藏去至今猶有存者也

王君玉云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韞之句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李者尤之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

西清詩話云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余居此應從王逸少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悶邪

茗溪漁隱曰律詩之作用字平側世固有定體眾共守之然不若時用變體如兵之出奇變化無窮以驚世駭目如老杜詩云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礼數寬百年地闢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此七言律詩之變躰也韋蘇州云南望青山滿禁闈曉陪駕鷲正差池共愛朝來何處雪蓬萊宮裏拂松枝老杜云山瓶乳酒下青

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此絕句律詩之變躰也東坡嘗用此變躰作詩云華髮蕭蕭老遂良一身萍挂海中央無錢種菜為家業有病安心是藥方才疎正類孔文舉癡絕還同顧長康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揔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葉送迎翁莫作天涯萬里意溪邊自有舞雩風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二迷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又有七言律詩至第三句便失粘落平側亦別是一體唐人用此甚多但今人少用耳如老杜云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嚴武云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鷓鴣冠腹中書籍幽時曠肘後

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韋應物
云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外
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鴈初晴下朔風爲
報洛橋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此三詩起頭用側聲故
第三句亦用側聲老杜云暮春三月巫峽長晶二行雲浮
日光雷聲忽送千山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鸝過水翻回
去燕子銜泥濕不妨飛閣卷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
韋應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玉墀花開漢苑
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今猶在仙駕飄颻不
可期此日相逢非舊日一杯成喜亦成悲此二詩起頭用
平聲故第三句亦用平聲凡此皆律詩之變躰學者不可
不知

西清詩話云詩之聲律成於唐然亦多原六朝旨意何遜

入西塞詩云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至少陵江邊小閣
詩則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雖因舊而益妍此類懶髓
補痕也玉臺集序云金星將婺女爭華麝月与常娥競爽
比齊碑云浮雲共嶺松張蓋秋月與巖桂分叢庾子山馬
射賦云落花与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滕王閣
記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薛逢云原花將
晚照爭紅怪石與寒流共碧又云銀章與朱紱相輝熊軾
共隼旟爭貴語意互相剽竊所謂左右拔劍彼此相笑於
少陵精粗有間矣

蔡寬夫詩話云安祿山之亂哥舒翰與賊將權乾祐戰潼
關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以爲賊賊以爲官軍相持久之
忽不知所在是日昭陵奏陵內前石馬皆汗流子美詩所
謂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蓋記此事也李晟平朱泚李

義山作詩復引用之云天教李令心如日可待昭陵石馬來此雖一等用事然義山但知推美西平不知於昭陵似不當耳乃知詩家使事難若子美所謂不爲事使者也詩眼云古人律詩亦是一片文章語或似無倫次而意若貫珠十二月一日詩云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此詩立意念歲月之遷易感異鄉之飄泊其曰一聲何處送書鴈百丈誰家上水舡則羈愁旅思皆在目前未將梅蘂驚愁眼要取楸花媚遠天梅望春而花楸將夏而乃繁言滯留之勢當自冬過春始終見梅楸則百花之開落皆在其中矣以此益念故國思朝廷故曰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聞官軍收河北詩云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夫人感極則悲悲定而後喜忽聞大盜之平喜唐室復見太平顧視妻子知免流離故曰却看

妻子愁何在其喜之至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曰漫展詩書喜欲狂從此有樂生之心故曰白日放歌須縱酒於是率中原流寓之人同歸以青春和暖之時即路故曰青春作伴好還鄉言其道塗則曰欲從巴峽穿巫峽言其所歸則曰便下襄陽到洛陽此蓋曲盡一時之意愜當衆人之情通暢而有條理如辯士之語言也游子詩云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巴蜀旣無可與語故欲遠之吳會九江春草外則想像將來吳門之景物三峽暮帆前則去路先涉三峽之風波厭就成都卜休爲吏部眠君平之下所以養生畢卓之酒所以忘憂今皆不能如意則犯三峽之險適九江之遠豈得已也哉夫奔如萬里無所稅駕傷人卅險隘不能容已故曰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終焉騷人亦多此意題桃詩云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

從遮此詩意在第一句舊堂小徑從來不斜又五桃遮掩之已若圖畫矣中間四句皆舊日事方天下太平家給食足有桃實則餽貧人故曰高秋摠餽貧人實和氣應期而至人意閑而樂之故曰來歲還舒滿樹花家家有忠厚之風處處有魯恭之化故曰窻戶每宜通乳鷲兒童莫信打慈鷄及題此詩時所向皆寡妻羣盜何暇如此故曰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時也然所謂意若貫珠非唯文章書亦如是歐陽文忠言用筆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方其運也左右前後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山谷稱公主擔夫爭道其手足肩背皆有不齊而輿未嘗不正指與擔夫則如遣詞腕與輿則如命意故唐文皇稱右軍書云煙霏雲斂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盤勢如斜而反直與文章真一理也今人不求意處關紐但以

相似語言為貫穿以停穩筆畫為端直豈不淺近也哉王直方詩話云李賀高軒過詩中有筆補造化天無功之句余每為之擊節此詩人之所以多窮也老杜云文章憎命達恐亦出於此意茗溪漁隱曰老杜李賀不相並出杜生於天寶之前李出於元和之後而謂老杜出於此意可為覽者一笑

漁隱叢話卷第八

杜少陵三

前集

石林詩話云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倣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出言中節凡字皆可用也

詩眼云有一士人携詩相示首篇第一句云十月寒者余曰君亦讀老杜詩觀其用月字乎其曰二月已風濤則記

風濤之蚤也曰因驚四月雨聲寒五月江深草閣寒蓋不當寒五月風寒冷拂骨六月風日冷蓋不當冷今朝臘月春意動蓋未當有春意雖不盡如此如三月桃花浪八月秋高風怒號閏八月初吉十月江平穩之類皆不繫月則不足以實錄一時之事若十月之寒既無所發明又不足記錄退之謂惟陳言之務去者非必塵俗之言止為無益之語耳然吾輩文字如十月寒者多矣方當共以為戒也蔡寬夫詩話云子美稱蘇渙為靜者而極美其詩以為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隱隱留金石聲所謂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者其人品固可見也然渙本凶悍不逞巴中號為白跖後同哥舒晃反嶺外伏誅不知子美何取龐公之比乎逆旅相遇一時意氣所許固不皆當然以擬龐公則太不類迺知詩人之言類多過實而所毀譽尤不可盡

信渙詩世猶或見其一二如日月東西行不照大荒北其
中有毒龍靈怪人莫測開目為晨光閉目為夜色一開復
一閉明晦無休息居然六合內曠哉天地德天地且不言
世人浪喧唐人以為長於諷刺得陳拾遺一鱗半甲觀
其詞氣頡頏如此固自可見其胸中也若溪漁隱曰蘇渙
少不羈善白弩時號白跖晚乃悔過就李擢前第官至御
史佐湖南幕後踰嶺扇動哥舒晃跋扈交廣作變律詩今
錄二首云養蠶為素絲葉盡蠶不老頃筐對空牀此意向
誰道一女不得織万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
禍亦不在大禍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毒蜂
一巢成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自斷魂為飛長安大道
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
若風雨隨身如万箭攢宛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

知機

山谷云戲題山水圖歌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淑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翦取吳松半江水王宰丹青絕倫如老杜此作決不虛發而世遂無宰畫蓋丹青山水李將軍父子最號絕倫而宰名不著計世間雖有宰畫人亦以為二李矣又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之句齊宗室蕭賁於扇上圖山水咫尺萬里故杜於此用之其引事精緻如此茗溪漁隱曰予讀益州畫記云王宰大曆中家于蜀川能畫山水意出象外老杜與宰同時此歌又居成都時作其許與益知不妄發矣

冷齋夜話云王仲至言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天棘非煙非霧自是一種物曾見一小說今忘之矣高秀實云天棘天門冬也見本草其枝蔓延疑蔓字也非夢青絲也然本草天門冬一名巔棘王元之詩水芝卧玉腕天棘蔓金絲則天棘蓋柳也

學林新編云天棘蔓青絲今改蔓為夢蓋天門冬亦名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上葉細如青絲寺院庭檻中多植之可觀後人既改蔓為夢又釋天棘為柳皆非也茗溪漁隱曰余按本草載抱朴子云天門冬或名巔棘即不云或名天棘冷齋李林二說遂以天棘為天門冬何也其引王元之詩云天棘蔓金絲又以天棘為柳不知亦何所據邪少陵詩總目云天棘夢青絲之句最疑李者或曰梵語名柳為天棘又近傳號東坡杜詩事實一篇更以王逸少詩

云湖上春風舞天棘為證固悟夢字乃由舞字之訛缺况以上句考之政應用一草木為對偶非有奧義也

呂氏童蒙訓云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今君起
拖春江流予亦江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
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
是東坡句法魯直夏扇日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
也李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輩

漫叟詩話云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李商老
云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
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字不厭改也不
然何以有日鍛月鍊之語

詩眼云世俗所謂樂天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
鍊句不如鍊意非老於文字不能道此又云鍊字不如鍊

句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如李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
嘗見新酒初熟江南風物之美工在壓字老杜畫馬詩戲
拈秃筆掃驊騮初無意於畫偶然天成工在拈字柳詩汲
井漱寒齒工在汲字工部又有所喜用字如脩竹不受暑
野航恰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受字皆入妙
老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却非受
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侵雖不
及前句警策要自穩愜尔

唐子西語錄云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閑一
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
云敢將詩律闢深嚴予亦云詩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
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捨難而趨易
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不到耳皎

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
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佛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
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
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
郡閣雅言云王貞白唐末大播詩名御溝爲卷首云一派
御溝水綠槐相蔭清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
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自爲冠絕無瑕
呈僧貫休公曰此甚好只是剩一字貞白揚袂而去休
公曰此公思敏取筆書中字掌中逡巡貞白回忻然曰已
得一字云此中涵帝澤休公將掌中字示之二說不同未
知孰是

呂氏童蒙訓云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頗改工夫
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
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此可見大略如宗室挽詩云
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侯後乃改云屬舉左官律不通宗
室侯此工夫自不同矣

韓子蒼云東坡今集本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
奇偉尚竄定如此嘗語參寥曰如老杜言新詩改罷自長吟
者乃知此老用心甚苦後人不復見其剗剗但稱其渾厚耳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作蝸牛詩云中弱不勝觸外堅聊自
郭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後改云腥涎不滿殼聊足以
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余以爲改者勝

冷齋夜話云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
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又
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於容易而未嘗於洛中一士
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之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

侔茗溪漁隱曰樂天詩雖涉淺近不至盡如冷齋所云余舊嘗於一小說中曾見此說心不然之德洪乃取而載之詩話是豈不思詩至於老嫗解烏得成詩也哉余故以文潛所言正其謬耳

蔡寬夫詩話云天下事有意爲之輒不能盡妙而文章亦然文章之間詩尤然世乃有日鍛月鍊之說此所以用功者雖多而名家者終少也晚唐諸人議論雖淺俚然亦有暗合者但不能守之耳所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者使所見果到此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句有何不可爲惟徒能言之此禪家所謂語到而實無見處也往往有好句當面蹉過若吟成一箇字撚斷數莖鬚不知何處合費許辛苦正恐雖撚盡鬚不過能作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句耳人之相去固不遠哉

唐子西語錄云詩最難事也吾於作文不至蹇澁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痼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言略不經意真可愧哉東坡云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予八陣詩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甚長然子美死已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者真書生之習氣也邪

西清詩話云遊龍門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黃魯直

校本云王介甫云天闕當作天闕對雲卧為親切嘗讀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此遊龍門詩也用闕字何疑

少陵詩正異云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世傳古本作天闕今從之莊子之管闕天正用此字舊集訛作闕又或作關今不取蓋先生詩該衆美者不唯近軀嚴於屬對至於古風句對者亦然觀此詩可見矣近人論詩多以不必屬對為高古何邪故詳之篇首以俟知者焉

黃氏多識錄云遊奉先寺詩云天闕象緯逼此寺今在西洛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云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方知老杜用天闕蓋指龍門也後人妄改為天關荆公又改為天閱皆非

學林新編云田舍詩曰檉柳枝二弱枇杷樹二香或說檉

柳者柳之一種其名為檉柳非雙聲字也枇杷乃雙聲字檉柳不可以對枇杷某按此詩題曰田舍則當在田舍時偶見二物蓋所謂景物如此乃以為對尔覓松苗子詩曰日落出羣非檉柳青二不朽豈楊梅以檉柳對楊梅乃正對也然則以檉柳對枇杷非誤也寄高詹事詩曰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鴻鴈二物也鯉者魚之一種其名為鯉疑不可以對鴻鴈然懷李太白詩曰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則以鴻鴈對江湖為正對矣得舍弟消息詩曰浪傳烏鵲喜深負鸚鵡詩烏鵲二物疑不可以對鸚鵡然偶題詩曰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羆則以烏鵲對熊羆為正對矣寄李白詩曰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鵬鳥乃鳥之名鵬者疑不可以對麒麟然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龜虎開金甲麒麟受玉鞭則以龜虎對麒麟為正對矣哭韋

晉之詩曰鵬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以鵬鳥對犀牛爲正對矣子美豈不知對屬之偏正邪蓋其縱橫出入無不合也王直方詩話云沈存中云如廚人具雞黍雉子摘楊梅蓋以雞對楊皆爲假借田承君云雞黍兩事那得以楊梅爲對范蜀公云武侯廟栢今十丈而杜工部云黛色參天二千尺古之詩人好大其事大率如此而沈存中又云霜皮溜雨四十圍乃是七尺而長二千尺無乃大細長乎余以爲論詩正不當尔二公之言皆非也

遜齋閑覽云沈內翰譏黛色參天二千尺之句以謂四十圍配二千尺爲大細長不知子美之意但言其色而已猶言其翠色蒼然仰視高遠有至於二千尺而幾於參天也若如此求疵則二千尺固未足以參天而詩人謂峻極于天者更爲妄語又破退之城南聯句竹影金鎖碎云金鎖

碎者乃日光題中無日字不當言竹影凡物因日而有影苟無日影從何生言竹影即日光在其中矣如荆公金山寺詩云江月入松金破碎亦須藉松影方見月光之破碎却怪題中無影字可乎善論詩者正不應爾

緗素雜記云沈存中筆談云武侯廟栢詩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予謂存中性機警善善九章算術獨於此爲誤何也古制以圍三徑一四十圍即百二十尺圍有百二十尺即徑四十四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兩手大指相合爲一圍則是一小尺即徑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栢當從古制爲定則徑四十尺其長二千尺宜矣豈得以太細長譏之乎老杜號爲詩史何肯妄爲云云也

學林新編云古栢行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十

尺沈存中筆談云無乃大細長某按子美潼關吏詩曰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豈有萬丈城邪姑言其高四十圍二千尺者亦姑言其高且大也詩人之言當如此而存中乃拘以尺寸校之則過矣

詩眼云形似之意蓋出於詩人之賦蕭_二馬鳴悠_二旆旌是也激昂之語蓋出於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也故老杜所題詩往往親到其處益知其工激昂之言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初不可形迹考然如此乃見一時之意余遊武侯廟然後知古柏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決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栢之大也文章固多端警策往_二在此兩體耳_{卷終}

漁隱叢話卷第八

前集

三月初八夜校於清華軒改三字

漁隱叢話卷第九

前集

杜少陵四

茗溪漁隱曰清明日詩爭道朱蹄驕齧郝王叔原注朱廷平善相馬魏文帝將出取馬入廷平曰此馬今日死矣及將乘馬惡香齧帝郝帝怒遣使殺之余謂此事非是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駕齧郝注云良馬低頭至郝故曰齧郝子美之意當出於此蓋前事非佳也

雪浪齋日記云日日江魚入饌來驗石本乃白白江魚入饌來退之聯句陶暄逐風乙躍視舞晴蜻別本作乙二蜻蜻以方言故云蜻蜻爲是

秦少游云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西清詩話云少陵文自古奧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空而留六龍其語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蓋出此也

後山詩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石林詩話云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眾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序余嘗戲為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飄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迥柴門闢五月江深草閣寒為截斷

眾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洪駒父詩話云老杜詩黑暗通蠻貨黑暗犀角也波斯國謂象牙為白暗犀角為黑暗二事並見段成式酉陽雜俎瑤溪集云子美教其子曰熟茲文選理文選之尚不愛奇乎今人不為詩則已苟為詩則文選不可不熟也文選是文章祖宗自兩漢而下至魏晉宋齊精者斯採萃而成編則為文章者焉得不尚文選也唐時文弊尚文選太甚李衛公德裕云家不蓄文選此蓋有激而說也老杜於詩學世以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觀其詩大率宗法文選撫其華髓旁羅曲探咀嚼為我語至老杜躰格無所不備斯周詩以來老杜所以為獨步也

山谷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人能為文章真能陶冶萬物

雖取古人陳言入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漫叟詩話云詩中有拙句不失為奇作若退之逸詩云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兩三盃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之類是也茗溪漁隱曰唐人絕句野人自愛山中宿况近葛洪丹井西庭前有箇長松樹半夜子規來上啼其句雖拙亦不失為倔奇也

高齋詩話云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窻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舡東坡題真州范氏溪堂詩云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醒門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畝陰蓋用老杜詩意也

茗溪漁隱曰律詩有扇對格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第四對如少陵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云得罪台州去時危弃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東坡和鬱孤臺詩云

解后陪車馬尋芳謝眺洲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又唐人絕句亦用此格如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鷓鴣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頻嘶之類是也

唐子西語錄云東坡隔句對着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逐定遠燕頤飛虎頭或云結字古髻字也退之序是長頸高結句斷喉中又作楚聲

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窮該典籍人有僻書疑事多從之質嘗注杜子美李義山集與客論曰子美人日詩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四百年間惟杜子美與克會耳起就架上取書示客曰此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灾少陵意謂天寶離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俱灾豈春秋書王正月意邪

其深得古人用心如此

漫叟詩話云杜詩有自天題處濕當暑着來清自天當暑
乃全語也東坡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
可謂青出於藍苕溪漁隱曰東坡此詩戲徐君猷孟亨之
皆不飲酒不止天生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為可喜詩
云孟嘉嗜酒桓温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耳
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二
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皆徐孟二人事也又王
直方詩話載蔡寬夫啟為太李博士和人治字韻詩有先
生萬古有何用博士三年冗不治与此相類亦佳對也
呂氏童蒙訓云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
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老
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

靡而無高古氣味老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
語即警策也

洪駒父詩話云世所行注老杜詩云是王原叔或云鄧慎
思所注甚多疎略非王鄧書也其甚紕繆者佛經稱善巧
方便僧璨惠可二祖師名故詩曰何階子方便又曰吾亦
師璨可注乃云子方田子方璨可詩僧顧愷之小字虎頭
維摩詰是過去金粟如來故乞瓦棺寺顧愷之畫摩詰像
詩卒章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注乃云虎頭僧像金
粟金地當飾此殊可笑也余嘗見一老書生忘其姓名自
言注老杜詩取而觀之注紕繆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云冠
上服本乎天者親上故稱冠譬之君子袴下服本乎地者
親下故舉袴譬之小人雖不為無理然穿鑿可笑

王直方詩話云近世有注杜詩者注甫昔少年日乃引賈

少年幽徑恐多蹊乃引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絕域
三冬暮乃引東方朔三冬文李足用寂繫舟雙下淚乃
引賈誼傳不繫之舟終日坎壈纏其身乃引孟子少坎壈
君不見古來盛名下乃引新唐書房瑄贊云盛名之下為
難居真可發觀者一笑

蔡寬夫詩話云今世所傳子美集本王翰林原叔所校定
辭有兩出者多並存於注不敢徹去至王荆公為百家詩
選始參考擇其善者定歸一辭如先生有才過屈宋注一
云先生所談或屈宋則捨正而從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
西卒注一云如今縱得歸休為關西卒則泐而從正本若
此之類不可槩舉其采擇之當亦固可見矣惟天關象緯
逼雲卧衣裳冷闕字与下句語不類隅目青熒夾鏡懸肉
駿礪礪連錢動肉駿於理若不通乃直改闕作閱改駿作

駿以為本誤耳

學林新編云中秋月詩曰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注詩
者曰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
上天謂殘月也按古詩乃樂府所載藁砧詩也藁砧者鈇
也藁砧今何在問夫何在也山上復有山言夫出也大刀
頭者環也何當大刀頭者何日當還也破鏡者月半也破
鏡飛上天者言月半當還也子美詩云歸心折大刀者言雖
有歸心而大刀折則未能還也注詩者初不曉其意乃訓
為殘月則誤矣唐李義山擬意詩云空看小垂手忍問大
刀頭亦用此事也

遜齋閑覽云狄遵度幼而聰慧弱冠為文詞氣豪邁有韓
柳之風其為歌詩每以子美為法既而友人有往湘中者
乃為文使之耒陽弔子美之墳數日忽夢子美與之反覆

諷誦其平生所為詩十餘篇皆世所未聞者及覺彷彿可
記纔十餘字遂自綴足成章云佳城鬱_三顏寒煙孤雛乳
獸號荒阡夜卧北斗寒掛枕木前霜拱鴈遠天浮雲西去
半落日行客東逝隨長川乾坤未死吾尚在肯與螻蛄論
大年歲餘遵度卒時十六矣余從遵度族人聞此事為晁
詳因附於此東坡亦嘗記此事但差略耳

茗溪漁隱曰後出塞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票姚陪栢
中丞觀宴將士詩云漢朝頻選將應拜霍票姚按漢史霍
去病再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
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搖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
悅漢紀作票鷁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
今讀者音飄遙不當其義也余謂子美今以平聲用此兩
字蓋從服虔音爾王荆公嘗有詩云莫教空說霍票姚亦

以平聲用之必承襲子美之意也

唐子西語錄云過岳陽樓觀子美詩不過四十字耳氣象
閑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者太白退
之輩率為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杜詩雖小而大餘詩
雖大而小

西清詩話云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題之者衆矣
如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
飛應畏隋帆遠却如閑皆見稱於世然未若孟浩然氣蒸
雲夢澤波動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氣象雄張如在目
前至讀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
少陵曾中吞幾雲夢也

後山詩話云魯直謂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不
如九僧雲間下蔡邑林際春申君也

詩眼云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工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云齊魯青未了洞庭詩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何如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兩句語雖健終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何如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多得老杜平慢處乃鄰女效顰者余舊日嘗愛劉夢得先主廟詩山谷使余讀李義山漢宣帝詩然後知夢得之淺近又嘗愛崔塗孤鴈詩云幾行歸塞盡念爾獨何之八句公又使讀老杜孤鴈不飲啄者然後知崔塗之無奇

老杜補遺云鮑當孤鴈詩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孤則孤矣豈若子美孤鴈不飲啄飛鳴猶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含不盡之意乎

三山老人語錄云張平子南都賦涓水盪其胷相如子虛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皆望嶽詩湯芻月生層雲決皆入歸鳥借用二賦中字也胷與皆當於山言之或以人言之非也石林詩話云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躰物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着水面為漚魚常上浮而淦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燕躰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為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二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

不礙其氣格超勝唐末諸子為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漁隱叢話卷第九

前集

同日復校竟此卷改正六字 燕超記

此處為多欄空白，僅有極淡的印文。

漁隱叢話卷第十

前集

杜少陵五

三山老人語錄云重過何氏詩云花妥鶯梢蝶溪喧懶趁魚西北方言以墮為妥花妥即花墮也

詩眼云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予以概考古人法度如贈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躡蹻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故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踈踈又

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
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則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
一飯况懷辭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見
素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
詩前賢錄爲壓卷蓋布置最得正躰如官府甲第廳堂房
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
其它皆謂之變躰可也蓋變體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出
於精微奪乎天造不可以形器求矣然要之以正躰爲本
自然法度行乎其間譬如用兵竒正相生初若不知正而
徑出於竒則紛然無復綱紀終於敗亂而已矣原道以仁
義立意而道德從之故老子捨仁義則非所謂道德繼叙
異端之汨正繼叙古之聖人不得不用仁義也如此繼叙
佛老之捨仁義則不足以治天下也如彼反覆皆數疊而

復結之以先王之教終之以人其人火其書必以是禁止
而後可以行仁義於是乎成篇若堯典自若稽古帝堯至
格於上下則堯之大略也自克明俊德至於於變時雍言
堯修身以及天下也於是乃命羲和言天事若予采若時
登庸言人事洪水方割言地事三才之道既備繼之以遜
位終焉然則自古有文章便有布置講學之士不可不知
也又云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上韋見素詩
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遲二不忍去之意則曰
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其道欲与見素別則曰常擬報
一飯况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然後頓挫高雅
又有意用事有語用事李義山海外徒聞更九州其意則
用楊妃在蓬萊山其語則用鄒子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
如此然後深穩健麗

山谷云天育驃騎歌首句云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乃穆
天子傳云天子之馬走千里天子之狗走百里示從孫濟
詩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此引前漢永平詔權門請託
殘吏放手之放手戲贈閩鄉秦少府短歌云昨夜邀歡樂
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注引嵇康傳淺陋乃魏天保以後
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為潦倒出此也南朝何季山居若
邪溪雲門寺與二兄求點並棲遁世號三高敕給白衣尚
書祿不受故山水障圖末云若邪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
泥滓青鞋布襪從茲始蓋有隱遯之興也百憂集行云只
今倏忽已五十舊本云只今年才五六十此語似方六七
十如五六十也宴戎州楊使君東樓云重碧拓春酒輕紅
擘荔支拓春酒擘荔支此主人用歌妓為樂者漢陂行菱
葉荷花靜如拭拭訓淨雜記雍人拭羊注拭淨也自京赴

奉先縣詠懷云朱門酒食臭路有凍死骨孫子新書云楚
莊攻宋廚有臭肉尊有俎肉而三軍有飢色也注引孟子
殊非是北征詩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天吳水獸八首
八足尾背青黃出山海經贈李白云飛揚跋扈為誰雄蓋
用賀六渾論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有飛揚跋扈之志事
指祿山而言也至日云愁日愁隨一線長釋者謂歲時記
云宮中以紅線量日影至日日影增一線而唐雜錄謂宮
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
之功此說為是解悶詩云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滿
玉壺雲壑布衣鮐背死勞生重馬翠眉踈側生荔支見左
太冲蜀都賦張九齡亦云陋下澤之沮洳惡層崖之嶮巖
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雲壑布衣臨武長唐羌上
書諫荔支也見後漢和帝紀生當作_{而鄰}武后改人為

至因而誤寫重當作害踈當作須別本如此翠眉謂妃子也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有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蓋用太子賓客祕書監事也峽東蒼江起巖排石樹圓石樹石楠也杜位宅守歲詩舊本作守歲阿咸家當以此爲是廣文到官舍置馬堂階下舊本繫馬堂階下繫馬乃合詩人之語時時乞酒錢乞與也丘旣切杜詩凡言建已建子者月用當時曆法野艇恰受兩三人別本作航二是大舟當以艇爲正看題減藥囊一作檢檢字乃合詩意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制讀与掣同俗音作徹耳臣子憂四番當作憂思番空城白日長當作城空白日長蜀人謂施師長年三老謂衫領爲舡杜詩皆用之

東坡云七言之偉麗者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寥

無聞焉直至永叔云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番無事着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耳

石林詩話云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与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与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所謂將軍舊厭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遠而大躰也

西清詩話云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禪家語水中着鹽飲水乃知塩味此說詩家祕密藏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

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凌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
彌衡傳搗漁陽搯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動搖東方朔謂
民勞之應則善用事者如係風捕影豈有迹邪

詩眼云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
厭之然文章論當理焉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
同入于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為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
劉夢得温飛卿輩往二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
理不勝而詞有餘也老杜云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岸
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模寫景物意自親切
所以妙絕古今言春容閑適則有穿花蛺蝶深二見點水
蜻蜓款二飛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言秋景
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
蕭二下不盡長江衮衮來其富貴之詞則有香飄合殿春

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動爐煙轉孔雀徐開扇影
還其弔古則有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
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於風花然窮盡性理移奪造化
又云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夾水奏笙篴自古詩人巧即
不壯壯即不巧巧而能壯乃如是也

茗溪漁隱曰老杜和早朝大明宮詩賈至為唱首王維岑
參皆有之四詩皆佳絕賈至詩云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
春色曉蒼二千條弱柳垂青瑣百轉流鶯滿建章劍佩聲
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鑪香共沐恩波鳳池裏朝二染翰
侍君王老杜詩云五夜漏聲催曉箭九天春色醉仙桃旌
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携滿袖詩成
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王維詩
云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闔闔開宮殿

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絕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
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岑參詩云雞鳴紫陌曙
光寒鶯轉皇州春色闌金鑲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
官花迎劔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
陽春一曲和皆難今蘇臺閩中杜工部集本皆不附此三
詩惟錢唐舊本有之

後山詩話云子美懷薛據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
李釣翁益省署開文苑滄浪李釣翁據之詩也王摩詰云
九天宮殿開閭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字云閭
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茗溪漁隱曰子美与王
維同和賈至早朝大明宮詩即此一聯也子美寧肯取同
時之人詩句以為己用豈不為當時流輩之所譏誚乎無
已遽以為說何不知子美之甚邪

蔡寬夫詩話云唐自景雲以前詩人猶習齊梁之氣不除
故態率以纖巧為工開元後格律一變遂超然越度前古
當時雖李杜獨據關鍵然一時輩流亦非大和元和間諸
人可跂望如王摩詰世固知之矣獨賈至未見深稱者余
嘗觀其五言如極浦三春草高樓萬里心楚山晴靄碧湘
水暮流深忽与朝中舊同為澤畔吟停盃試北望還欲淚
沾襟又越井人南去湘川水不流江邊數盃酒海內一孤
舟嶺嶠同遷客京華即舊遊春心將別恨萬里共悠悠如
此等類使置老杜集中雖明眼人恐未易辨也

東坡云解憂詩云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同濟向來雲濤盤
眾力亦不細呀帆瞥眼過飛櫓本無蒂得失瞬息間致遠
思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二期勿
替杜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真村陋也此取其瑕璣

世人雷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美也

漁隱叢話卷第十

前集

三月初九日校於清華軒改正四字

抱蜀主人



木暮流影忽已腹中... 其體其言... 入何如... 漁隱叢話卷第十... 抱蜀主人... 前集... 三月初九日校於清華軒改正四字

